

心灵漫笔

■ 谭艺君

秋天动用了整个苍穹的蔚蓝，仿佛只是为了衬托这一棵树红枫的绚丽与静美。

十月的最后一天，晴暖的午后，天高云淡。我漫步在红枫广场旁的河堤上，道路两侧，一棵棵枫树沐浴着阳光，手挽着手、肩并着肩，伸展的枝叶如同撑开的大伞。层层叠叠的枫叶如同画家打翻的调色盘，不由使我想起“枫叶翻蜀锦”的诗句。抬头仰望，碧空如洗，树梢的枫叶已经红透，仿佛燃烧的火焰，将尚有绿意的叶子也慢慢引燃。枫叶为什么这样红？或许像诗人杨万里所说：“小枫一夜偷天酒，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这枫树是偷喝天酒醉红了脸吗？

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光影中的枫叶呈现出更加剔透的红，深深浅浅，充满秋天的热情和昂扬的活力。谁又能拒绝冬季来临之前这最后的绚丽和炽

秋天日记

■ 廖洁

黄昏越来越近。灰色的天空，偶尔闪过一只飞鸟的影子，低低地鸣叫着，随落日一起消失。

几个老人，坐在墙边发呆。纯粹、安静，像季节里枯黄的秋草，陷落在无边的暮色里。一片巨大的空旷、苍茫。尘世，仿佛是一幅古旧的写意画。

窗外，不知何时落雨了。淅淅沥沥的秋雨，尽情地按下大地的琴键，奏响了秋天的序章。

我的母亲，拿着晾晒的衣物从阳台走进屋子，带了一身凉意。这时，一句话飘过我的脑海：一场秋雨一场寒。母亲说，天冷了，要穿厚点儿才好。我应答着，眼眶潮湿了。

红柿如灯

■ 七南

泰山路南段，道路两侧多种有柿树。早春时节，青黄的嫩芽从褐色的虬枝上点点萌出，不久就变成尖尖的叶子，听春风、闻鸟鸣。有的树活上百年还是少年君子，像水杉；有的树刚种下就老了，像柿树。

我从未见过它们开花，当叶子铺满树冠，枝间已见数枚青柿了。当和煦的春风变成夏风，柿子变成拳头大小，青皮光滑，坠在枝间摇摇晃晃，煞是可爱。那时，我站在树下想象，到了秋天，它们被涂上胭脂、穿上红装，会是怎样的惊艳？如果把想象往后延展，柿叶辞树后，只留一树红柿，宛如季节把谁的相思悬在晴空、系于晨雾，那又该多么美？

然而，这些柿子总是过早地被人摘走，让人心疼又无奈。只有那些长得高又藏得好的果子才有可能等到霜降，由青变红。

一家餐馆门前的那棵柿树是个例外。为招揽生意，老板在树上缠了彩灯，柿子才得以保全，现已橘红，更衬得其他树的黯淡。“晓连星影出，晚带日光悬。”每每从树下走过，心底便涌起一股暖意。

这时，总会想起生我养我的村庄。村庄在龙城西北。村庄不缺柿树。深秋时节，孟浩然的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，到了这里就得改成范宗尹的“村暗桑枝合，林红柿子繁”。从高空俯瞰，点点红柿如星星之火，是乡野村落难得的好景致。

我家东院有一棵柿树，和楝树长在一起，比楝树高。楝树开花时，柿树刚满叶，从侧面望去像一朵紫云托起了它，美极了。楝子果已经结得够稠了，但柿子比它结得还稠，每年霜降后都能摘满满两大筐。刚摘下的柿子涩得很，得烘几天。母亲先把半软

热呢？

看新闻得知，第六届中原（漯河）红枫文化节正在召陵区青年镇大杨村举办。大杨村的千亩枫林五彩斑斓、如霞似火，蔚为壮观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，散落在城市不同地方的红叶遥相呼应，在同一时刻被秋天染红，是多么美好的景象。枫林与枫林虽不相见，但时间之匙却舀同一勺秋天浇灌它们，一片枫林就像是另一片枫林激越的回应，共同弹奏梦幻沙澧百里画廊的秋日交响曲。

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一路走走停停，感受着这个城市浪漫且浓烈的秋天，一时竟分不清，究竟是枫叶染上了秋色，还是秋色染红了枫叶。如果说秋天让枫叶有了斑斓的色彩，那么枫叶则让秋天有了醇美的韵味。

一阵秋风拂过，红叶漫天飞舞，纷纷扬扬地飘落，带着时间的重量。

人在旅途

■ 李季

秋雨绵绵，一草一木沐浴在雨里。花朵红得明媚，叶子绿得发亮。此刻，秋天在悄悄分娩。看，那一株石榴树饱满的果实悬在高高枝条上，咧开红唇一笑，在述说秋的丰腴。

下班的必经之路两侧，各有一排整齐的树木，阵阵秋风吹拂，黄色的小花脱离枝头，纷纷扬扬，铺了一地。

我每次看到，就不禁想：这就是树木献给大地的花朵吧。

秋日的夜晚，下了半天的雨终于停了。叶面上雨水未干，灯光一照，闪闪发亮。穿过院子，我从树下走过，头发、衣服也被滴落的雨珠打湿了，凉凉的……

老君山

的柿子挑出来放在窗台上，如果阳光好，晒几天就能吃。破了皮的硬柿子放麦秸堆里，半月左右也能烘熟。而那些完好的硬柿子，母亲会埋在麦子里慢慢烘。

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基地，母亲也藏了柿子。明明所有我知道的红柿都被慢慢吃完了，母亲却还能时不时拿出两枚红彤彤的柿子，左手右手各一个，变戏法似的，或作为课业进步的奖励，或作为生病时的慰藉。

古人赞美柿子是“味过华林芳蒂，色兼阳井沈朱。轻匀绛蜡里团酥。不比人间甘露”，一点儿不假。烘透的柿子晶莹剔透，皮比塑料膜还薄，轻轻一撕就能吃。我喜欢揭掉柿蒂吸着吃，绵甜多汁，像果冻却比果冻更丝滑。吸完皮也不破，再像吹气球那样吹起来，扣在手心宛如一枚完整的柿子，数分钟不塌陷。我就曾成功地骗过好几个人，把他们的脸吹得通红。

柿树好吃，柿叶能题诗临帖。王逢的“清秋书柿叶，落日赋桃花”。杨万里的“却忆吾庐野塘味，满山柿叶正堪书”，说的都是古人用柿叶题诗的风雅事。那时我还会写诗，只是把柿叶夹在书里风干，就成了书签。郑虔诗、书、画三绝，曾采叶练字终有大成就。如今，我的儿子初习书法，颇费纸张。这个秋天，我决定收集几大箱柿叶，让他效仿郑虔，每日以柿叶练字，不求达到“如疾风送云，收霞推月”之境界，省点儿纸张也好。

在光阴的流转里，老家东院早已没有柿树了，但在我的梦里，那棵柿树一到秋天还是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子，仿佛作为童年的印记，深深烙在梦的尽头，永远忘不掉。红柿如灯，被褐黑的枝干托着，在秋风里呼喊着我为我照亮回家的路。

我捡起一片。醇红的叶片蜷曲着，叶脉根根分明，像瘦而有力的手掌，在尽力抓住什么。

今年乍暖还寒的春天，父亲离去时，他的手掌仿佛化作一片蜷曲的枯叶，用最后的力气，表达着对这尘世深深的眷恋。

我又捡起更多的落叶，大大小小、深红浅黄。每片落叶虽然都不一样，却凝聚着一样的生命温情。秋阳的暖眸看过，仿佛岁月最深情的挽留。

今年正月十五的晚上，我和家人曾用轮椅推着重病的父亲在红枫广场赏灯。枫树上悬挂着晶莹的灯串，串联起一组组枫叶形状的彩灯，组成亮闪闪的灯光长河。缤纷的灯火照亮了父亲的眼眸，他枯瘦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。两个月后，父亲驾鹤西去，枫叶彩灯成为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璀璨记忆。如今，这些枫叶彩灯依然挂在高大的枫树上，仿佛永不凋零。

风从背后吹来，一树树红枫“哗哗”唱响悲壮的生命之歌。父亲的生命如一片枫叶在岁月里燃尽、飘落。

与竹为邻

驳的光影，陈继儒泛舟湖上，唱着渔歌划向家的方向……

有人笑问：你的家究竟在哪里？他说：在那长满荷叶的池塘畔，那横架着的小桥旁。

侧耳静听，从竹林茅舍的纸窗透出的灯光里，似乎还有他阵阵的读书声。可见，竹林茅舍是陈继儒的心仪之地。

无独有偶。素有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也是爱竹之人。他一生只画兰、竹、石，自称“四时不谢之兰，百节长青之竹，万古不败之石，千秋不变之人”。他在其《墨竹图》上题曰：“余家有茅屋二间，南面种竹。夏日新篁初放，绿阴照人。置一小榻其中，甚凉适也。”寥寥数语，读来意趣盎然。与竹为邻，陋室不陋；置榻竹中，竹凉心静。

我看《红楼梦》，读到林黛玉之所以选潇湘馆为住所，是因为“爱那几竿竹子，隐着一道曲栏，比别处幽静些”。

我也是爱竹之人。以前写过两篇关于竹子的文章，一篇是《竹林咏竹》，一篇是《风过竹林》。闲暇时，我不止一次想入非非：那两次与竹林相遇都在白天，且时间不长。如果哪天能住在竹林里，与满山的翠竹做一回邻居，枕着竹子的“沙沙”响声入睡，不知道梦里的我会不会笑醒。

闺女、女婿帮我圆梦。他们入住的地方选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离城开元度假村。度假村坐落于长龙山半山腰。据介绍，这里“抬头出尘，

低眉入世。在崇山峻岭之上，与云雾交相辉映。拥有客房41间，竹林环绕，开门见山”。

上山的路蜿蜒盘旋，不是太陡，路两边种的全是竹子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葱翠茂密。由于植物都有向光性的缘故，竹子生长过程中就向日光多的方向倾斜，因此，这些挤挤挨挨的翠竹齐刷刷地向着山坡的方向微微斜起了身子。密集的竹梢低垂着，在风中摇摆，一动一静间尽显修长俊逸，纤细柔美。

沿着这条坡沟，就有那么几十户人家散落在道路两边，过着日子。他们大多为原住民，世代代在这沟坡里繁衍生息。大山里的山民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。时不时有砍伐竹子的山民拉着整车的竹子从我眼前驶过，看得我心里直纠结。一是觉得好好的竹子被砍伐，实在可惜；二是觉得一竿翠竹能为百姓创造效益，也算是物有所值了。

到达度假村，此时再向四周看去，我脚下的这片山已然成了凝固的海。青草、灌木、竹林交织在一起，把整个沟坎、崖壁“涂抹”得苍翠欲滴。我兴奋地沿着竹林边缘从这边走到那边，一直走到夕阳西下。“竹中窥落日”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，落日、余晖、黛山、碧水，相互映衬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当夜幕将幕铺开，路灯亮起，并不像城里那样明亮晃眼，只照亮灯下一米见方的地方。微风拂来，穿过竹林，“沙沙”作响。其情、其趣、其意、其味令我沉溺其中，不忍挪动分毫。

入夜，躺在床上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，辗转反侧，竟至天亮。出门，看见太阳已然端坐竹梢，光亮一片，蓦然间平添了些许浪漫的斑斓缤纷。此情此景，让我忍不住欢欣雀跃，驻足多时。意兴阑珊之际，我觉得苍翠的不仅是眼前的满山竹林，还是一种心情，抑或是一种从未打开过的梦境！

夜深人静，我躺在床上，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画面。想起小时候，在竹林里玩耍，听着竹子沙沙作响，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宁静。想起长大后，在竹林里散步，感受着竹子的坚韧与挺拔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力量。想起现在，在竹林里静坐，聆听着竹子的呼吸，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心灵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与解脱。

实就是不同时代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，是俗世的喜乐穿越历史的烟雨，依然在人们温暖的笑容里流淌。以红枫为载体，让生活更有温度、更有情趣，传递出的就是文化韵味和幸福滋味。

人生之所以一再出发，是因为要不断与幸福重逢。

似水流年，节序更替。红枫美好地生长，谦卑而沉静。时间的洪流滚滚向前，每一片独立于苍茫的绿叶都高过荒芜。醇红的枫之浪潮一层接一层涌向天边，涌向更深的秋天，最终涌向下一个希望的春天。

悲喜人间，不辞沧桑。我在一片将红未红的枫叶上，看到了人生底片尚未曝光的部分。在不断走向成熟的路途上，每一个卑微的个体，都是组成斑斓秋天不可或缺的一片叶子。让我们跟一片红叶学习热爱——热爱生长，热爱梦想，热爱年少与衰老，热爱所有的笑靥与泪水，热爱丰厚也热爱简单，热爱人间烟火也热爱生活的草木之香。

别样情怀

十八岁的遐思

当“二”字开头的年纪离我越来越远时，我知道自己该长大了。

可是我没有。我仍然像以前一样不自觉地想家，也依旧在情绪的废墟里痛苦挣扎。我知道我该长大了，可是我没有。

像一朵娇艳的玫瑰盛开在无人光顾的荒漠，十八次盛开、十八次凋零。我肯定骄阳和风尘变了我的样貌，可说不清是哪儿。哪儿都有改变，哪儿都没有改变。

哦！对，我想起来了。骄阳灼烧了我的安分，我比以往更加向往自由。我渴望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被狂风拥抱，奔跑、大叫，累了就躺下、困了就闭眼。我渴望在凌晨的沙滩上远望海浪，前方峭塔上的一点儿灯光是我的火种……我要像疯了一样飞翔，在这被定义的北方和青春里最热烈的一课。

哦！对，我又想起来了。风尘刮走了我的勇气，只剩下麻木又胆小的灵魂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越长大越胆小，只知道我没有了过去的随性和勇敢。害怕的事又多了一大堆，我细数着，感觉自己又矮了一大截。害怕爸妈的白发、害怕被打扰、害怕被冷落、害怕看一眼望去茫茫的未来……我从前是多么勇敢的人，可现在胆小到唯唯诺诺。我要做回肆意的少年，打碎罩着我的屏障。

想起过去有着清凉西瓜的夏天，我在河边跑、跳，把银河里的朋友都叫来，带着他们去偷李白的酒，去另一个地方睡到天亮……

天界五宫，老君山伸向天空的五根金色手指。

从南天门拾级而上。480级台阶，每一级都浸润着空谷瑞气，每一级都缠绕着云间清风。

终于上来了。深入五座宫殿，我们的心，久久地停留，并非贪图福祿寿喜，也不奢求酒色财气。此刻，我们只想沉浸在片刻的寂静里，尽情享受暂避尘嚣的惬意。

放眼望去，玉皇顶与亮宝台，比肩而立。五母金殿屋脊上的神兽，勇猛威武。每个屋角悬挂的铜风铃，发出“叮当”的声音。晨钟、暮鼓，敲打着时光。老君山在四季轮回中，神态安详。

想想也是，万物无语，了悟岂在多言？

“轰隆”一声，一座山，被挤出了地层。大地颤动。山上的每一块岩石，都发出了惊叫。

恐龙抛下十万枚巨蛋，逃之夭夭。鸾鸟花容失色，纷飞的羽毛，沉淀成白垩纪不死的神话。

数不清的铂和钨，躲在地下，瑟瑟发抖。大量的金、铅、锌，在异乡的月光下，思念亲人。萤石和水晶，燃起微光，烛照着矿床深处亿万年的黑暗。

老君降临，花岗岩端出了天青色。斑状的黑云母挥笔蘸墨，意气风发。云雾缭绕的十里画廊，呼之欲出。

在马鞍山，一块巨石，擎起2217米的高度。分水岭像挑着一担箩筐，

低眉入世。在崇山峻岭之上，与云雾交相辉映。拥有客房41间，竹林环绕，开门见山”。

上山的路蜿蜒盘旋，不是太陡，路两边种的全是竹子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葱翠茂密。由于植物都有向光性的缘故，竹子生长过程中就向日光多的方向倾斜，因此，这些挤挤挨挨的翠竹齐刷刷地向着山坡的方向微微斜起了身子。密集的竹梢低垂着，在风中摇摆，一动一静间尽显修长俊逸，纤细柔美。

沿着这条坡沟，就有那么几十户人家散落在道路两边，过着日子。他们大多为原住民，世代代在这沟坡里繁衍生息。大山里的山民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。时不时有砍伐竹子的山民拉着整车的竹子从我眼前驶过，看得我心里直纠结。一是觉得好好的竹子被砍伐，实在可惜；二是觉得一竿翠竹能为百姓创造效益，也算是物有所值了。

到达度假村，此时再向四周看去，我脚下的这片山已然成了凝固的海。青草、灌木、竹林交织在一起，把整个沟坎、崖壁“涂抹”得苍翠欲滴。我兴奋地沿着竹林边缘从这边走到那边，一直走到夕阳西下。“竹中窥落日”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，落日、余晖、黛山、碧水，相互映衬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当夜幕将幕铺开，路灯亮起，并不像城里那样明亮晃眼，只照亮灯下一米见方的地方。微风拂来，穿过竹林，“沙沙”作响。其情、其趣、其意、其味令我沉溺其中，不忍挪动分毫。

入夜，躺在床上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，辗转反侧，竟至天亮。出门，看见太阳已然端坐竹梢，光亮一片，蓦然间平添了些许浪漫的斑斓缤纷。此情此景，让我忍不住欢欣雀跃，驻足多时。意兴阑珊之际，我觉得苍翠的不仅是眼前的满山竹林，还是一种心情，抑或是一种从未打开过的梦境！

夜深人静，我躺在床上，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画面。想起小时候，在竹林里玩耍，听着竹子沙沙作响，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宁静。想起长大后，在竹林里散步，感受着竹子的坚韧与挺拔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力量。想起现在，在竹林里静坐，聆听着竹子的呼吸，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心灵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与解脱。

天界五宫，老君山伸向天空的五根金色手指。

从南天门拾级而上。480级台阶，每一级都浸润着空谷瑞气，每一级都缠绕着云间清风。

终于上来了。深入五座宫殿，我们的心，久久地停留，并非贪图福祿寿喜，也不奢求酒色财气。此刻，我们只想沉浸在片刻的寂静里，尽情享受暂避尘嚣的惬意。

放眼望去，玉皇顶与亮宝台，比肩而立。五母金殿屋脊上的神兽，勇猛威武。每个屋角悬挂的铜风铃，发出“叮当”的声音。晨钟、暮鼓，敲打着时光。老君山在四季轮回中，神态安详。

想想也是，万物无语，了悟岂在多言？

“轰隆”一声，一座山，被挤出了地层。大地颤动。山上的每一块岩石，都发出了惊叫。

恐龙抛下十万枚巨蛋，逃之夭夭。鸾鸟花容失色，纷飞的羽毛，沉淀成白垩纪不死的神话。

数不清的铂和钨，躲在地下，瑟瑟发抖。大量的金、铅、锌，在异乡的月光下，思念亲人。萤石和水晶，燃起微光，烛照着矿床深处亿万年的黑暗。

老君降临，花岗岩端出了天青色。斑状的黑云母挥笔蘸墨，意气风发。云雾缭绕的十里画廊，呼之欲出。

在马鞍山，一块巨石，擎起2217米的高度。分水岭像挑着一担箩筐，

低眉入世。在崇山峻岭之上，与云雾交相辉映。拥有客房41间，竹林环绕，开门见山”。

上山的路蜿蜒盘旋，不是太陡，路两边种的全是竹子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葱翠茂密。由于植物都有向光性的缘故，竹子生长过程中就向日光多的方向倾斜，因此，这些挤挤挨挨的翠竹齐刷刷地向着山坡的方向微微斜起了身子。密集的竹梢低垂着，在风中摇摆，一动一静间尽显修长俊逸，纤细柔美。

沿着这条坡沟，就有那么几十户人家散落在道路两边，过着日子。他们大多为原住民，世代代在这沟坡里繁衍生息。大山里的山民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。时不时有砍伐竹子的山民拉着整车的竹子从我眼前驶过，看得我心里直纠结。一是觉得好好的竹子被砍伐，实在可惜；二是觉得一竿翠竹能为百姓创造效益，也算是物有所值了。

到达度假村，此时再向四周看去，我脚下的这片山已然成了凝固的海。青草、灌木、竹林交织在一起，把整个沟坎、崖壁“涂抹”得苍翠欲滴。我兴奋地沿着竹林边缘从这边走到那边，一直走到夕阳西下。“竹中窥落日”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，落日、余晖、黛山、碧水，相互映衬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诗风 词韵

此去长安

■ 李季

此去长安，道阻且长
马蹄声声，已化作
零落的露珠和一路的愁肠
谁把西风暗自翻转成
经霜的落叶，碎了一个又一个日子
那大红的灯笼，在谁的檐下摇曳
肌肤胜雪的女子
是否还在
倚门回首，独嗅青梅

此去长安，道阻且长
遇不到李白，也遇不到杜甫
雁群已把画谷关的星辉
织成漫天雨丝
荒草擦不亮古道
山路陡峭处，一丛野花
兀自凋零成命运的暗示

此去长安，道阻且长
月色如心事一样凉薄
经不起一次又一次触摸
黄河重新流入心间时
我当舀取一盞
半盞用来兑酒，熄灭多年相思
半盞用来研墨，挥毫壮志未酬

辘轳体·咏竹

■ 一尘

一枝老干独凌风，满目秋心绕梦中。
九曲溪深真渺渺，三生石冷太匆匆。
几番齐学霓裳舞，今夕且听月色琤。
终日凭栏歌逝水，光阴过眼送飞鸿。

两鬓新霜叹转蓬，一枝老干独凌风。
口谈世事非同俗，手把物情常省躬。
身过花间忘岁月，醉于马上笑英雄。
摩挲倦眼犹堪奋，敢逐清飙叩昊穹。

朝来寒雨晚空濛，踪迹天涯谁与同。
百尺深根堪阅世，一枝老干独凌风。
正怀物外兴都尽，忽睹云间心自冲。
常恐醉吟吟不得，每愁落笔墨难融。

几度乘闲作钓翁，游丝净卷意无穷。
庆云拂拥云涵月，瑞气装回气贯虹。
千里澄波频故浪，一枝老干独凌风。
暮天鼓角催行色，曲尽舞残情未终。

寻真已去竟何功，泪溅黄花忆故丛。
尘世谁怜炉火冷，醉乡莫笑席杯空。
即今中外经纶志，如许唱酬涵养丰。
万卷新诗闲拂枕，一枝老干独凌风。

别样情怀

十八岁的遐思

■ 游怡琳

当“二”字开头的年纪离我越来越远时，我知道自己该长大了。

可是我没有。我仍然像以前一样不自觉地想家，也依旧在情绪的废墟里痛苦挣扎。我知道我该长大了，可是我没有。

像一朵娇艳的玫瑰盛开在无人光顾的荒漠，十八次盛开、十八次凋零。我肯定骄阳和风尘变了我的样貌，可说不清是哪儿。哪儿都有改变，哪儿都没有改变。

哦！对，我想起来了。骄阳灼烧了我的安分，我比以往更加向往自由。我渴望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被狂风拥抱，奔跑、大叫，累了就躺下、困了就闭眼。我渴望在凌晨的沙滩上远望海浪，前方峭塔上的一点儿灯光是我的火种……我要像疯了一样飞翔，在这被定义的北方和青春里最热烈的一课。

哦！对，我又想起来了。风尘刮走了我的勇气，只剩下麻木又胆小的灵魂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越长大越胆小，只知道我没有了过去的随性和勇敢。害怕的事又多了一大堆，我细数着，感觉自己又矮了一大截。害怕爸妈的白发、害怕被打扰、害怕被冷落、害怕看一眼望去茫茫的未来……我从前是多么勇敢的人，可现在胆小到唯唯诺诺。我要做回肆意的少年，打碎罩着我的屏障。

想起过去有着清凉西瓜的夏天，我在河边跑、跳，把银河里的朋友都叫来，带着他们去偷李白的酒，去另一个地方睡到天亮……